

大河湾



花意嫣然 韩立 摄

诗美

如梦令·晚春

□王中秋

红瘦绿肥春暮，
果实如星显露。

谷雨

□刘智杰

在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所有集结的郁闷
酝酿，筹集
也许是爱，或许是泪水
遮满天空的心情
雨水还是姗姗来迟

落在瓦楞上
落在枝丫间
桃花殇，梨花零落
淅淅沥沥的沉重

稷王山

□赵安发

红霞襄白日，
出海撒金晖。
绿草王山绕，

时光慢

□晓寒

思念被折叠成纸盒子
地址栏上的笔画
划痛了目光
老屋门环上的铜绿
在邮戳里生长

母亲去年寄的龙井
还在冒着热气
用掌心的温度揉出云雾
就像当年揉我哭皱的
衣角
针脚在蓝布衫上
行走着思念的月光

散文

抬头望见“景耀月”

□梁孟华

吹故乡的风，念人间的暖，最美人间四月天！

春姑娘出阁，明媚尽显，抬眼望去，十里红妆，青山俊鸟出，黄河鱼鸢飞，一曲春天的交响乐正在中条山和黄河之间奏响……

“走，到陌南去”，我终于按捺不住花团锦簇的一再撩拨，向好友王本华发出了热烈的邀请。

车，疾驰于中条山的云端之上，穿行于曲折的山崖之间，前方大河奔流，远处竹林摇曳，还有一个个故人的翘首以待，都在此行的意料之中。却没想到，就在“打卡”春天的脚步偶过汉唐竹林谷时，不经意间，一抬头，哇，那不是“景耀月故居”吗？一座亭阁考究，回廊豁达，飞檐耸脊，画栋雕梁极具沉稳大气的民宅故居，静卧于百花竹丛之中……两扇大门虚掩半开，我不由惊喜：“进去看看。”

景耀月，芮城骄子，辛亥人物，饱学之士，其名如炬。近百年来，他与这座故居成为陌南这片热土上的一座文化坐标和一部传奇。先生生于陌南镇寺前村，少小家贫，仅靠租种土地和编制竹器为生。但，沐汉唐古风，饮黄河水长大的景耀月却不向命运屈服，硬是凭着勤奋好学，走出了一条逆袭之路、爱国之路、推翻封建帝制的革命之路。先生一路过关斩将，中秀才，考举人，取进士，赴日留学，终成大才，跻身庙堂之上……众人仰望之间，无不倾然，柳亚子称景耀月：“太原公子倾心久，义气如虹盘马来。”鲁迅赞誉他为“当代古典文学的最佳作者”。他与国学大师章太炎齐名，成就当时文坛“南章北景”之说。

对于老乡景耀月先生，我始终怀着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感觉。不仅仅因为他是辛亥革命元勋，更因为他是一代国学大师，我们芮城近代文脉的有力担纲。于是乎，每每经过于此，我都不由得要对这座故居以及这座故居的主人行注目礼，注目礼的背后，又是多么热切地期盼，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走进这两扇紧锁的大门，向这位先贤致意，和这位大师对话。

如今，大门半掩，我们又怎能错过这次拜谒景耀月先生故居的天赐良机。我和本华兄拾级而上，一进大门，便见几个工人正在施工修缮，不由内心一动：看来一切好事都在春天发生，先生的故居终于要对外开放了。

随着工人的热心介绍，我才知道，这座院落是由芮城县建筑学家史可鉴遍访京城以后，从1923年开始动工，1936年完工，博采众长，集南北之大成，建成的三进四合院。

踩着修缮施工的一地尘土，亦步亦趋，从南至北，进门厅，穿前厅，过大厅，树木葱茏，庭院幽深；从北至南，看厅房，瞰厢房，目光所及，房房相连，精而不丽、华而不艳、雅而不俗，布局严谨合理，建筑主次分明，围合式的结构和藏书楼高窗造型更是鲜明地体现了北方建筑的阳刚厚重和南方园林的柔美清秀。特别是房屋建筑上的砖雕、木雕、石雕“三雕”艺术，更是手法细腻，刀功精湛，无论是“麒麟送子”“三娘教子”等人物故事，还是“郭巨埋儿侍母”“大舜孝感动天”等二十四孝图，皆为匠心独运之作，艺术研究价值极高，美轮美奂，令人啧啧称奇。

“哎呀，如果不是日本人来，这座院子会建得更加雄浑壮美！”我不由得回过头去，一对中年夫妇大声向我诉说着。我不由得好奇：“你怎么知道的？”“我原来在这里面上过学，这庄园就是陌南中学的前身。”顺着男人手指的方向，一排西厢房默然静立。“那边是我们当年读书的教室，那边是男生宿舍，那边就是当年的女生宿舍。”一旁的女人不失时机地补充着。在和这对夫妇的交谈中，我不由得陷入了深思，这是怎样的一块地方啊，令人流连，使人忘返。当年的这个庄园又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啊：岭底、陌南、东垆方圆数十里的少男少女们背着馍布袋，带着咸韭菜，或骑车，或步行，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蜂拥而来；风中的铃声当当敲响，孩子们在这里摇头晃脑，琅琅的读书声响彻在这座庄园的上空，飘荡在汉唐古镇这片生生不息、充满希望的田野上；明代著名思想家顾宪成所撰的一副对联也在这里高高挂起：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据说，这座庄园建成以后，景耀月先生就没有回来过，也许一天也没有在这里居住过。但这里却成为汉唐古镇一座赓续文脉的象牙塔，应该是他初建时没有意料到的，他若泉下有知，应该是自豪的和骄傲的。

建筑如人，青砖为衣，屋檐是髻，墀头就是他的领结。这座院落也如景耀月先生一样，端庄而立，敦厚示人，一个世纪以来，风里雨里，他就站在那里。岁月无声，却声声入耳；时光无言，却言犹未尽，在深情地诉说什么，让我们侧耳倾听，不忍离去。

随笔

榆钱情

□薛武军

和老家相比，玉田的春天每年都来得比较晚一些，而且是一晃之间，就悄无声息地转身离开，甚至都不打一声招呼，给玉田人一个猝不及防。

春天一来，各种野花、野菜竞相登场。当老家的各种野花、野菜相继随着春天的脚步，退出表演舞台时，玉田的野花、野菜才开始盛装出席，闪亮登台。什么荠菜、蒲公英、迎春花等，当然，这个时候的榆钱也不会落后，更不会逊色。它会像一位羞涩中又不失大方得体的情窦初开的小姑娘，悄悄登上春天的舞台，向人们展示它优美的舞姿。

对于榆钱的钟爱，是缘于童年的一首歌谣《采榆钱》。当时听着程琳那温柔、甜美的民谣，就像在讲述一件有趣的采榆钱故事，小时候上树捋榆钱、吃榆钱、吃榆钱饭的情景，一下子就像电影一样，映

入脑海。

正如这首民谣里唱的那样：东家妞，西家娃，采回了榆钱过家家。一串串、一把把，童年时我也曾采过它。那时采回了榆钱，不是贪图玩耍，妈妈要做饭，让我去采它，榆钱饭啊榆钱饭，尝一口永远不会忘了它。如今已经年过半百，步入知天命之年，但每到初春天气，当榆钱一串串、一把把地盈满枝头时，我还是会不由得回味起童年那绵软、香甜的榆钱饭。

小时候，一到这个季节，就会约上三两伙伴，带上挠钩，挎上割草筐子，到村子东边的深沟里，或者土崖边，寻找榆钱树。那时候，一到周日，采榆钱的同学就很多，一上午能捋半筐榆钱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因为那就够我们全家做一顿榆钱饭了。

又到了采榆钱的季节。吃过晚饭，我揣着一个塑料食品袋，来到园区南大道上，想寻找一棵榆钱树，采一把放进嘴里，回味一下童

年的味道。

事遂人愿，刚出厂区不到500米远，就发现一棵不算高大的榆钱树，正扭着婆娑的身子，摇摆着一串串果实。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它的身旁，先仔细地端详了它半天，不由得让我惊诧起来！好繁密的榆钱啊！去年我根本就不记得有这么一棵榆钱树，今年竟然结出了如此稠密的榆钱。一串串的榆钱像极了密密匝匝紧挨着的铜钱串，极嫩的榆钱瓣上泛着淡淡的亮光，让人多看一眼就会垂涎欲滴。

几分钟不到我便捋满了一袋子，自己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做榆钱饭，只需一小把，剩下的给门房的师傅吧，他也是我们山西老乡，也喜欢吃这鲜嫩的榆钱饭，也让他今夜就回到童年的回忆里吧！

小时候的榆钱，是一道美食，而如今，榆钱对我来说，是一种思念，是一份乡愁，是我们这些异乡游子梦中回家的路。